布利亞特蒙古史研究

舜可夫著

余元齋譯

布利亞特蒙古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文化經濟研究所現正從事寫作一部布利亞特蒙古史底通俗化著作。共和國底史學家們適合時宜地提出了一個重大的課題。雖然布利亞特蒙古歷史文獻底多到不可計數，可是直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一部綜合性著作的出現，這著作便是要說明從古代到現在底布利亞特蒙古史的方向。也曾有人寫過布利亞特蒙古史綱要一類書，例如：А.П.奧克利得尼可夫‘西部布利亞特蒙古史概說’；Ф.А.庫得略符則夫‘布利亞特蒙古人民史’；П.Т.哈帕塔耶夫‘布利亞特蒙古史簡明教程’等著作，但這些書的內容都有缺陷，所以寫得並不成功；後來發表的專刊和論文也未能補救上列各書的缺陷。要重寫布利亞特蒙古歷史便須要補救這種缺陷，並且克服一九三四年以來布利亞特史學家所發表的一些著作中的那些重大缺點。一九三四年布利亞特蒙古史學家對於布利亞特蒙古歷史過程中的若干疑難會加以討論。

爲了解決這個問題，布利亞特蒙古史學家們曾於一九四七年終在烏蘭·烏德舉行廣泛討論關於共和國歷史科學底狀況和任務問題。布利亞特蒙古文化經濟研究所歷史部主任哈帕塔耶夫以‘關於布利亞特蒙古歷史研究底當前任務’爲題作一報告。該項報告和多數發言的主要內容，乃以聯共(布)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爲根據檢討最近十年來所發行的布利亞特蒙古史著作底思想意識問題，並規定布利亞特史學家們面臨的任務。討論會總結了史學家們的工作，評定了已有的歷史作品，判明了這些作品所犯的缺點和錯誤的性質。同時並指出爲克服缺點和錯誤而應該走的道路。布利亞特史學家們底討論會在許多方面具有一般的意義，因爲與布利亞特蒙古歷史著述工作的同時還要進行寫作許多其他蘇聯人民底歷史。

討論會列舉布利亞特史學家們的偏差。第一；他們並沒有完全克服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者對於布利亞特歷史的歪曲，而在許多著作中却容納了

與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派史學家頗爲接近的學說，第二，他們未對蘇維埃布利亞特蒙古史進行專題研究，出版專書，也未對蘇維埃這一時期內布利亞特蒙古人民的生活作概括的介紹；第三，沒有把布利亞特蒙古史底真正科學的劃分時期研究完成。

最近十年以來研究所刊行了許多研究論文和專刊。其中包括年代記時期最長的要推哈帕塔耶夫底著作‘布利亞特蒙古人民史概要’。它給予布利亞特歷史從古代直到一九一七年以闡明，甚至它的第二版，也要算作布利亞特蒙古史研究的一部最近著作。布利亞特蒙古史研究底一切成就和一切缺點反映在這部著作裏，猶如反映在一個焦點一樣。

因此，討論會集中精神檢討哈氏一書，藉以說明布利亞特共和國歷史研究的情況，其他布利亞特史家的著作也附帶述及。

討論會檢討哈帕塔耶夫‘布利亞特蒙古人民史概要’和研究所所刊行的其他著作，作出了結論，說歷史家們在這些著作中並沒有完全克服了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對於布利亞特蒙古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歷史的歪曲，而在許多著作中甚至還容納了接近於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史學家的論點。

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偽造了布利亞特蒙古歷史；他們把布利亞特民族和俄羅斯民族對立起來，同時並企圖破壞了他們之間的堅固友誼和攜手建設社會主義底共同工作。因此，討論會便特別注意布利亞特蒙古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文化經濟研究所在一九三四年辯論之後所出版的各種著作是怎樣闡明布利亞特民族與俄羅斯民族在他們共同生活底全部時期內的互相關係，在布利亞特文獻中是怎樣處理這些民族共同命運問題。

最近十年內布利亞特史學家們在這方面獲得了若干確實成就。奧克利得尼可夫在自己的著述中首先對於十七世紀布利亞特人和俄羅斯人爲反對沙皇制度而共同鬥爭之事予以記載；哈帕塔耶

夫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出了關於俄羅斯工人革命鬥爭底意義問題和關於俄羅斯革命運動偉大工作者流放在布利亞特領土上所發生的作用問題；庫得略符則夫提出了關於俄羅斯進步文化在布利亞特文化底發展上的影響問題。在布利亞特蒙古史底書刊中提及俄羅斯移民在布利亞特生產力發展中底肯定作用，可是正在移民這個基本問題上，許多作者犯了嚴重的錯誤，證明了關於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的概念影響底不可克服性。這種思想是被演講者所強調，成為他們報告的主要內容。

斯大林同志、基洛夫同志和日丹諾夫同志在蘇聯歷史簡明教科書的意見中指出必須暴露俄國沙皇制度底殖民地者的作用。暴露沙皇制度和它的代理人對於西伯利亞居民的剝削政策是有助於鬥爭和反對資產階級史料編纂的其他反動遺產：這就是說反對史學家底沙文主義底見解，這個見解便是辯護了沙皇制度對於西伯利亞人民底民族壓迫。

但是暴露沙皇制度的作用，它的西伯利亞殖民政策，是決不能把俄國沙皇制度與俄羅斯民族混為一談的，把沙皇制度殖民地者作用底特徵轉移在俄羅斯移民身上。恰好這種一視同仁的看法，正是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史學家底主要論點之一，並且利用來把一切俄羅斯人與一切布利亞特人對立起來。恰好這種傾向在布利亞特史學家們底許多命題中找着了反映，並且使有些布利亞特史學家根本否定了布利亞特成為俄國一個組成員的價值，在許多場合上還把俄羅斯人與布利亞特人對立起來。

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對於布利亞特史學家底影響的例證之一，便是引證俄羅斯人和布利亞特農民底耕地的犬牙交錯之事實，作為二個民族敵對的理論根據。這種理論便見於哈帕塔耶夫底著作中。這些史學家嚴重的理論錯誤，便是把整個俄羅斯民族和沙皇制度混為一談，而統稱為俄羅斯的，哈帕塔耶夫述及布利亞特蒙古的土地分配時，說道：“在土地總面積上，一大半是握在俄羅斯人的手中”。但是佔據了‘布利亞特’一大半土地的這些俄羅斯人是誰呢？顯然在那邊既有農民也有哥薩克人，在那邊既有私產，也有官產和寺產——一切混雜在一起，一切都是‘俄羅斯’的。但是在俄羅斯農民的分類中，即使根據作者自己所說也不過

祇有百分之十二·二的土地而已。

哈帕塔耶夫認為布利亞特人與俄羅斯人雜居是民族敵對的根源，殊不知土地糾紛的真正根源，猶如他自己在史學家討論會的報告中所承認的一樣，共有二個：第一，是沙皇政府的政策，第二，是俄羅斯以及布利亞特鄉村的剝削階級的反動意向。換一句話說，便是土地問題和土地需要之所以特別尖銳，並非由於布利亞特人口中俄羅斯人村落數目之多，而是由於土地所有集中在封建國家，兀魯思（村落、部落、領地——譯者）和鄉村富有者之手。

有些著作把沙皇制度與俄羅斯民族混為一談，因而把沙皇制度的殖民政策歸罪於俄羅斯全體人民，把布利亞特作為俄國成員底事實，給予完全否定的評價，並把布利亞特人與俄羅斯人完全對立起來。散齊耶夫底論文和維諾格勒多夫‘布利亞特蒙古的過去’（刊載在‘基亞克丁共和國B.A.奧勃魯車夫邊疆博物館出版的三十週年紀念論文集’上）便以這種觀點討論着布利亞特蒙古歷史底重要問題。作者的主要錯誤，在於把布利亞特蒙古包括在俄羅斯國家中的事實，只是看到了與沙皇制度底侵略政策相聯繫的一方面。作者寫道：“在十七世紀俄羅斯殖民者藉兵火的力量征服了貝加爾湖沿岸之地”，“從江河流域底肥沃土地上”驅逐了布利亞特人，他們強佔了肥沃土地底巨大面積。作者沒有想到貝加爾湖沿岸由於俄羅斯農民底和平移民之建設性結果；沒有想到被奴役的俄羅斯農民和同樣被奴役的布利亞特住民之利益上的共同性。哈帕塔耶夫書中還有一個論點，接受討論會中許多人的批評。這論點是：在反對俄羅斯沙皇制度的鬥爭上，特別是在反對全盛時期沙皇制度的鬥爭上，布利亞特住民組成了統一戰線。作者沒有想到布利亞特住民是分化為諾顏（貴族——譯者），喇嘛、富農和農民的。由於不能表明布利亞特住民不同集團利益底敵對性，它的上層（諾顏和富農）趨向了與俄羅斯沙皇制度代理人相聯結，而布利亞特住民的下層則趨向了與俄羅斯移民底下層相聯結，作者終於把一切俄羅斯人和一切布利亞特人底民族主義者對立起來。強調着布利亞特住民和俄羅斯農民為反對沙皇制度而展開的共同鬥爭的必要性，這種說法是正確的。說到他們共同起義的時候，必須把俄羅斯人民與沙皇制度代理人在

他們與布利亞特人底相互關係問題上劃分開，必須糾正民族主義者底主張，這種主張認為沙皇制度底殖民政策和它的代理人底專橫是跟整個俄羅斯人民底行動相一致的。在這些共同奮鬥中第一次建立了二個民族的以後友誼底基礎。

由於這種關係，給予俄羅斯殖民運動以階級的分析，乃成為必要了。與公務人員，沙皇制度代理人，和爲了追逐利潤來到這裏的工商企業家同時在布利亞特出現的，是逃亡的俄羅斯農民，這些農民是從地主的鞭笞和農奴制度的壓迫下逃亡出來，但到了新地方之後又重陷於這個制度的壓迫中——這樣便創造了布利亞特和俄羅斯農民團結的前提。

許多布利亞特史學家正確地提出一個問題，以爲必須檢討俄羅斯人和布利亞特人底相互關係史中的一方面，這個相互關係便是他們爲反對蒙古汗之侵犯而共同鬥爭。他們認爲來自南方的侵略隣人方面對布利亞特人的不斷襲擊這一點也必須指明，以便正確理解和評價布利亞特人爲什麼加入俄羅斯國家中這一事實。在這方面，必須指出在哈帕塔耶夫著作中未免過分強調布利亞特人和蒙古人爲反對俄國的哥薩克人而進行的共同鬥爭。但是盡人皆知，布利亞特人從蒙古逃亡出來，布利亞特人原先是爲了逃避沙皇總督和官吏的壓迫而漂泊到蒙古去的。甚至在那個時候漂泊的布利亞特人甯願生活在俄國的疆域內，因爲封建的混戰和滿清對蒙古壓迫的威脅，是比較‘原籍地’所存在的秩序還要壞得多。

深刻研究關於俄羅斯農民和工人把他們的生產上經驗傳授給布利亞特居民問題、也是同等重要的。布利亞特蒙古生產力發展史底研究與俄羅斯移民在這個過程中所起作用底闡明，是應當評價着作爲俄羅斯和布利亞特人民相互關係底正確處理的一個必要前提。關於俄羅斯文化影響到布利亞特文化底發展，以及關於進步的俄羅斯社會運動影響到布利亞特居民爲反對沙皇制度而進行的鬥爭也應予以研究。

在蘇維埃時期布利亞特蒙古史的研究工作，顯然需要重大改變的。革命以後時期的布利亞特蒙古史祇有零星的小作品涉及，而且限於內戰的時代。在以後時期也祇反映在紀念論文彙集中，而並沒有提出了深刻的歷史研究底課題。布利亞特

共和國有着寶貴的檔案，並包括布利亞特蒙古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文獻，布利亞特蒙古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人民委員會議的文獻，各個人民委員會和政府部門以及其他等等的文獻。

共和國有得力的和有希望的工作幹部足可担任蘇維埃布利亞特蒙古史的研究。必須計劃着正確的組織形式和保證着這個歷史科學的重要領域底廣泛發展。其他原則問題中應該強調對於布利亞特蒙古史底馬列主義的時期劃分問題。包括布利亞特蒙古人民發展底整個歷史過程的通俗化鉅著是非常缺乏的(哈帕塔耶夫所著的‘布利亞特蒙古人史概要’一書是例外)，這種情形鬆弛了對於完成劃分時期問題底注意。哈帕塔耶夫底“概要”便反映了這個缺點：在它裏面還保存了 Зарат-ага (圍獵——譯者)的論述以作布利亞特蒙古發展底特別時期。顯然，關於人類社會發展的主要階段，任何違反馬列主義學說的偏向，是必須斷然加以拒絕和駁斥的。關於布利亞特蒙古的封建和資本主義底發生問題，也需要更明確的提及。

在討論會上曾經表示過必須給予東方喇嘛教和僧侶文化以評價，並看作為反動現象，因爲這種文化阻礙了布利亞特社會底發展。也可以順便指出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史學家底著作是如何辯護佛教僧侶的。

在這方面必須指出散齊耶夫和維諾格拉多夫‘布利亞特蒙古的過去’一文中的錯誤觀點，他們說“喇嘛教在十八世紀末便成了布利亞特佔着統治地位的宗教”，至於哈帕塔耶夫著作的錯誤則是在於這一論點上，他認爲布利亞特的民族運動形成爲羣衆公開背棄表面接受了的正教信仰而改信喇嘛教。同樣也應該重審蒙古文字底傳播是否爲進步的現象，因爲必須認識，蒙古文字便利了喇嘛教底反動觀念形態底傳播。

若干在討論會上所提出的問題，還沒有找到了最後的解決，這是應該補充研究的，例如關於鄉村改革的評價問題。哈帕塔耶夫主張，好像布利亞特的人民大眾是響應諾顏底號召爲反對鄉村改革而加入諾顏集團去從事鬥爭似的，把代替草原杜馬(會議)底鄉村改革視作壓榨的加強，這一點引起了秋雪夫和馬列希諾夫同志的疑惑。雖然他們二人承認了這個問題是議論紛紛而要求作補充的研究。未被解決的還有關於在布利亞特條件下資

產階級民主革命底時期問題，這個問題是由泰什基洛夫同志所提出來的，同時關於資本主義關係在布利亞特底發展問題，則是由馬刺希諾夫同志所提出來的。要求根據布利亞特之黨底組織歷史而作着補充的研究問題，這是由庫帕利雅諾夫同志所提出來的。

布利亞特蒙古史家首要的任務，便是要掌握馬列主義方法論，把布利亞特蒙古人民底歷史科學從曲解與混亂中解放出來，把資產階級民族主

義者的觀念影響底殘餘澈底根絕，並給予布利亞特蒙古歷史以真正科學的闡明。布利亞特蒙古史家給自己提出了重大的任務——創造真正馬列主義的布利亞特蒙古歷史，這部歷史將會培養蘇維埃愛國主義底深厚感情，鞏固了民族間底友誼，並將成為布利亞特史學家對於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個重大價值的貢獻。

(譯自: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5, 1949, стр. 87—89)。

抗美援朝 保家衛國 社會科學五研究會發表宣言

美帝國主義者在近一世紀來不斷地處心積慮，越過太平洋，向亞洲擴張其侵略勢力，他早已把太平洋看做是他的內海，自以為他就是亞洲的主人，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這種狂妄的想法就更加露骨地表現出來了。美帝國主義在不屈服的亞洲各民族人民的面前顯出了窮兇極惡的猙獰面目，他的罪惡的黑手更無時無刻不在企圖伸向新生的中國的頭上來。他對朝鮮的侵略，對中國領土領空領海的侵犯，正是他侵略中國，囊括全亞洲的全部陰謀的第一步，這種陰謀在沒有獲得堅強的打擊與教訓之前，是祇有擴大不會停止的。

現在，戰火既已燒到我們的門前，我們就要叫侵略者懂得偉大的中國人民是不可欺侮的；援助我們的被侵略的鄰人是符合於中國民族的傳統道德和人類正義的行動；保衛我們的國家，制裁橫蠻的侵略者，更是中國人民永不迴避的天責。中國的一切愛國的學術工作者堅決擁護各民主黨派十一月四日的嚴正宣言，熱烈響應全國人民志願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運動。

爲了祖國的安全，也爲了全世界持久和平，我們將毫無保留地貢獻出我們的力量！

中國新哲學研究會 中國新史學研究會 中國新經濟學研究會 中國新政治研究會
中國新法學研究會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七日
(人民日報)

南京市科學工作者響應科聯科普 號召發表抗美援朝宣言

爲了響應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專門學會聯合會(科聯)和中華全國科學技術普及協會(科普)十一月四日發表的抗美援朝宣言，南京科學界在十一月十八日也發表宣言，表示全南京的自然科學工作者，完全同意並接受科聯和科普總會的號召。在這個宣言裏，他們一致表示決心貢獻所有的力量，支援朝鮮，痛擊美帝，以保衛我們新生的偉大的祖國。在這個宣言上簽名的有：南大、金大、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中國科學院、科學儀器製造廠、有錢電廠、軍械總廠、華東農業科學研究所、南京血清廠、藥學專科學校、助產學校、紅十字會診療所等理、工、農、醫六十五個單位的科學工作者八百四十七人。(寧新華日報)